

阻抗与动因:社会学理论视角下 社区教育发展解析

赵小段¹ 李志雄²

(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东省学习型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05;

2. 肇庆市教育局 教研室 广东 肇庆 526020)

摘要:从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行为生态理论、民俗方法论、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学理论视角解析我国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个体阻抗的机理。从逻辑方面、心理方面、社会方面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个体阻抗撬动社区民众对社区教育知晓度、学习力、内需力、自治力等内在动因的重要作用。社区民众的内在动因是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社区教育; 阻抗; 动因; 社会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56(2020)04-024-04

我国社区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经过近四十年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感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社区教育发展不平衡,在一些地方社区教育常因无暇顾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被视为等外之物。由此,聚焦社区教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发现前进中遭遇的阻抗,重新检视社区教育发展的动因,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拟从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行为生态理论、民俗方法论、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个体阻抗的机理。从逻辑方面、心理方面、社会方面等三个层面分析个体阻抗撬动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知晓度、学习力、内需力、自治力等内在动因的重要作用。社区居民的内在动因是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一、阻抗的含义

“阻抗”一词,据百度百科介绍,源于物理学研究,是指电路中电阻、电感、电容对交变电流的阻碍作用,后引申为阻挡、抵抗之意。如今教育变革阻抗分析已成为教育变革研究中绕不开的主题之一。具体地说,教育变革的阻抗因素有三个方面^{[1]313}:一是逻辑方面的,基于人们对于变革的认知、合理的理由和科学的分析;二是心理方面的,基于个体和群体的情绪、思想感情、人们的观念和态度;三是社会方面的,基于团体利益、组织凝聚力、群体价值观。可见,阻抗分析是当下常说“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中问题发现的主要线索和关键一环,而在动因分析中,阻

抗因素不可忽视。进言之,“阻抗也会成为变革的动因”,因为有了阻抗会使变革发起者反复审核变革的方案,以确保变革方案的恰当、适宜。如果是这样,阻抗对变革的反应起到“检衡器”的作用^{[1]313}。相对于外部阻抗,内部阻抗又是教育变革阻抗分析中的首要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教育变革成功与失败的概率。内部阻抗包含组织阻抗和个体阻抗,本文拟就个体阻抗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影响与机理进行解析。

二、教育变革内在动因分析的社会学理论取向及启示

不同于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以及自然力量等方面分析对于教育变革的促动,教育变革内在动因分析是从内因上检视本身系统适应和发展的阻碍力量、失范以及功能不良情况^{[1]305}。这就涉及动因分析的不同视角。社会学不同理论取向为我们提供了教育变革内在动因解释的讨论视野。每一种理论视角往往只是立足于教育变革的某一个层次,很难解释其他层次或所有层次,文章拟从个体层次分而述之。

在个体层次,研究者们注意的中心常常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人的行为或社会行动。这是因为教育变革总是以人的活动来实现的,所以在分析教育变革动因时,应首先将人的活动包括内心活动(需要、动机、意图等)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其一,社会交换理论。我们知道,个人的资源都

是有限的,都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为了有所收获,当然需要有所付出,人们正是通过“支付—回报—再支付—再回报”的连续行动,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结构。行动的双方是按照奖赏或付出与回报起作用的原理而行动的。以这种核心形成的社会交换理论,有两种基本取向:一是个人的心理取向,即把社会交换归之于个人的功利计算与内在动机,其理论代表人物是乔治·C·霍曼斯(George Caspar Hommans);二是结构的集体取向,即把社会交换归之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与社会规范的引导,不对等交换则产生了社会的权力差异与分层现象,其理论代表人物是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lau)^{[2]166}。布劳的观点解决了交换理论从微观向宏观过渡的问题。由此,在进行教育变革并提供变革方案时,须“向所有参与的行动者同时提供开放的选择及允许他们对这些选择做出评价”^{[1]310}。这一理论命题在社区教育动因分析中,一方面要真切了解社区居民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要尊重社区居民的教育选择权和平等参与权,即具有自主及自发学习意识的社区全体成员,“将通过自我判断来决定自己一生的学习进程”^[3]。

其二,社会行为生态理论。教育变革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行为个体有意识的自我控制的结果。通过自我控制,行为个体“力求对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情境的意义做出评价,在社会的各种规则和习俗中做出选择,进而确定变革的程序并指导自己的行动”。这种从内在动机和认知方面考察教育变革的动因是一种个体层面的,也是变革的主要方面^{[1]310},这对于社区教育尤其是实施之前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其三,民俗方法论。其解释教育变革动因的重点在于揭示人们用以界说情境的思维模式和方式方法上。虽然各种情境不尽相同,各种意义不能直接根据情境做出判断,但可以假定,人们用以构建意义的解释结构可体现各种情境的特征,这些结构应是研究个体教育变革动因的重点^{[1]311}。这一命题在社区教育上带来的启示是“一定要了解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教育变革的内在的解释结构”,这就能预知居民为什么会响应变革、参与变革、投入变革,为什么有时又阻碍变革、消极参与、置若罔闻。

其四,符号互动论。不同于功能论认为人类像自然界一样受稳定的社会规律的支配,社会结构制约着个人,强调人的客观环境与理性行动,强调个人的主观理解,认为社会结构是许许多多的个人理解与行动的结果,社会过程是人把主观的意义赋予客

体并做出反应的过程^{[2]247}。由此,个体参与变革的动因应当从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和自我概念中寻找,行动的意义可以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获得,亦即每个个体在交流互动中,都是带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倾向,对变革的对象进行批评并隐含再建的潜力^{[1]311}。这启示我们,在社区教育中,社区居民的互动并不仅具有促进教育变革的功能,有时还会产生反作用或负功能,形成教育阻抗。

在社区教育开展过程中,社区居民为何会产生个体阻抗?个体阻抗如何撬动内在动因,进而为社区教育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三、社区教育的个体阻抗及内在动因分析

我国学者对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阻抗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示与批判,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其一,逻辑方面。人们对于社区教育的认识本身就有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过程。这里有民众的认识不足,同样也有管理者、施教者的认知偏差。对于前者,如有学者指出,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不够,许多人不知道社区教育为何物,即使听说过,也认为社区教育就是中小学教育或政策宣传^[4]。对于后者,有学者批判认为,在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我们的社区教育执行者,仍然沿袭着传统学校教育的思路在办社区教育,没把“教育”问题放在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看待,显得“社区”和“教育”的融合度不够,在思想认识上普遍倾向于认为培训即是教育,对成年居民授以知识和技能即是教育的全部;教育者没能触动或点燃学习者正向积极学习的意志,而迫使学习者呈现出的是他们的“非我意志”^[5]。学者们种种探析可谓一针见血。

其二,心理方面。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教育心理接纳的态度和程度关乎居民参与其中的广度与深度。事实上,无论社区居民还是推动者教育者自身均未对社区教育的来临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对于前者而言,叶忠海教授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指出,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内在动力机制不足。社区居民的学习动力仍不尽如人意。调查显示,“搓麻将”与“学习进修”的比例差别不大^{[6]17}。对于后者而言,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认知的转变何尝不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一次飞跃。当前,对社区居民既是表现教育学习活动需求主体,也是教育学习权益诉求主体的认识还不到位、不充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里所提及的“一个人正在不断地接受教育,但

他越来越不成为对象,而越来越成为主体了”的论断,四十余年过后依然值得玩味。当然,忽略教育学习活动需求主体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一直想要有所改观的社区教育参与率很难尽如人意^[7]。学者们这种坦诚而真实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

其三 社会方面。社区教育既关涉社区居民个人,也关乎社区居民群体,即群体利益是否得到体现保障,群体凝聚力是否得到磨砺提升,群体价值观是否得到提炼型塑。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还有一定的距离。有学者就活灵活现地揭示了这种现状:在一些社区教育培训讲座中,为了增加听课“上座率”,以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聚拢人气,所谓“学分银行”也竞相以学分兑换现实物资如公交卡、电话卡为能事,“惠民工程”硬生生变味为“贿民工程”^[5]。这种状况与笔者遭遇的一些地方为了提高社区家庭教育“人气”而补贴家长什么误工费等现象遥相呼应、互为印证。叶忠海教授更深刻指出,社区无形教育资源——社区意识、社区归属感、社区文化、社区人的精神未总结提炼和运用^[6]¹⁷。

以上社区教育内部的种种阻抗问题,带给我们更多更深社区教育变革内在动因的思考。除了耳熟能详的世界浪潮般终身学习和学习社会理念与思潮的洗礼,还有以下四个方面个体层面的内在动因不容忽视。

其一 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知晓度低带来的“洼地效应”。这种“洼地效应”,一方面,源于地域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二元分隔,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社区教育开展早已如火如荼,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社区教育悄无声息,即使在部分较发达地方,也因为信息不对称,民众知晓度低;另一方面,习惯于“单位办社会”和森严学校教育体系的社区居民,仍存有惯性裹挟,对于社区教育甚至社区事务高高挂起,观望冷落。而这些“洼地效应”也正孕育着推进社区教育的内在动力。

其二 社区居民潜藏其中的学习力积蓄着社区教育的势能。有人从“学习异化”的角度指出人的“学习本源”被遮蔽,并带来诸多危害^[5]:如在学校教育中,“教育者”与“学习者”角色固化,带来师生身份与地位的隔阂,学校科层体制带来的“教育与学习”之间互为主体、自由转换的关系被异化,“学习”在集权和支配下被扭曲;同时,“意识形态化的学习”,学习往往成为“规训”的工具,造成“难以融入求真求实思想本能的血液或相隔较远”;此外,还有一些自欺欺人、真假难辨的“灰色学习”状态。概言之,学习本源由于异化而被遮蔽。这就是前文所

述“贿民工程”及笔者遭遇“人气”补贴现象的根源所在,也是“搓麻将”与“学习进修”的比例差别不大的原因所在。这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对等交换,事实上是对交换理论的曲解,或者说这种交换只是一种外在的功利的交换,而内在的交换是通过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并在教育中获得了身心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和幸福感的提升。外在的交换只取一时之功,得一时之效,内在的交换方求对等之行,得长久之效,从而避免社区内部群体的异质性和不平等,并进而可能造成社会结构的分化。再者,从民俗方法论看,以上的异化和误区直接误导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教育变革的内在解释结构,而这种解释结构的扭曲甚至错误导致“阻碍变革、消极参与、置若罔闻”的结果,这种危害结果可能要在未来较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可见,潜藏居民的学习力正是社区教育的原动力。

其三 社区居民“人之转型”蕴含着推动社区教育的社会动力。社区居民的“人之转型”集中表现在“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对“主体”认识的飞跃。具体地说,一是社区居民从被动者转为主动者。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在社会结构功能面前,“人”始终是被动接受的,否则就是“越轨”行为。这一理论的根深蒂固直到符号互动论兴起才得以打破,“人”的地位被重新确立,因而,“个体参与变革的动因应当从这位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和自我概念中寻找”^[1]³¹¹。二是社区居民从对象转为主体。完整地说,是社区居民从教育学习需求主体转为教育学习权益诉求主体。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将“主动者”的意涵推进到“权益诉求者”,从而真正引入到社区居民“将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学习进程”的境地。三是从受教育者转为施教者。正因为有了以上居民自我解放的力量,学习者与教育者泾渭分明的界限从此被打破,学习与教育自由转换变得自然而稀松平常。这种“人之转型”带来的转变,对于社区教育可能具有的革命性乃至颠覆性的意义,或许要在未来较长的时间里才能真切展现。事实上,这种转变在社区居民的初级群体和自组织里不已初见端倪了吗?那些贤者能者愿者自当教者,从内而发的居民自我教育、自主学习不正蕴含着社区教育的群众动力和内在动因吗?

其四 社区居民初级群体与自组织的涌现成为社区教育的推力。如果说“人之转型”为社区教育民众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社会基础,那么要将“主体觉醒”的社区居民转为身心“在场”的“新型主人

翁”关键在于组织引导。事实上,那些你方唱罢、我又登场,风起云涌般的社区居民初级群体和中介社会组织里,不正孕育了居民自主、自愿、自理的“新型主人翁”的萌芽和榜样吗?那才是需要精心呵护、善待、扶持和引导的力量。进言之,这些草根味十足的社区居民初级群体和中介社会组织是开展社区教育最可信赖、最可依赖的力量,也蕴含我国推进社区教育的一条捷径和必由之路。即使作为当前社区教育“发动机”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其本质也是政府推动下的居民自治组织,而这个自治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各样初级学习群体和居民教育自组织的平台和大家庭。这些初级学习群体和居民教育自组织背后正是必将成为社区“新型主人翁”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开展自主学习、自我教育,他们当中贤者能者愿者脱颖而出,他们之间教育与学习泾渭分明的界限终被打破,他们推进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景象得以实现。他们才是治愈目前社区教育发展独木难支、疲软乏力的“中坚力量”,是社区教育发展勃勃生机和强劲动力的不竭源泉。

参考文献:

[1]钱明辉.教育社会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7.

[2]宋西林.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日]小林文人,[日]末本诚,吴遵民.当代社区教育新视野[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6.

[4]石场,卓斯廉,汪志广.社区教育与学习型社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165-169.

[5]邱良君.从学习之本原透视社区学习共同体[J].职教论坛,2017(21):65-69.

[6]叶忠海.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7]高志敏.迈向交集:论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15(23):67-76.

【基金项目: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继续教育立项研究课题“广东省学习型社区建设模式研究”(编号:YJZ201905),主持人:赵小段】

【赵小段: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广东省学习型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教育学原理硕士,研究方向:社区教育、职业教育。李志雄:肇庆市教育局教研室中级教师,教育学原理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Impedance and Motiv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Zhao Xiaoduan¹ Li Zhixiong²

(1.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 Guangdo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Guangzhou 510405, China;

2.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Zhaoqing Bureau of Education, Zhaoqing 52602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imped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 such a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behavior ecological theory, folk method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and so on. From the aspects of logic, psycholog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dividual impedance crowd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such as awareness, learning ability, internal demand, autonomy and so on.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community people is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 Impedance; Motiv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